# 《农村青年李继承的城市生活》（文摘）

□关仁山　杨健棣

**内容简介：**

冀中平原的农村青年李继承，跟随女朋友到北京城打工。老实厚道的他对城市充满了天生的恐惧与排斥，对读大学的弟弟李虎申课余时间到健身房做教练大为光火。一次与弟弟争吵过后，神思恍惚的李继承驾车将单身女子、社区居委会主任施雅东的儿子撞伤后逃逸。生性胆小怕事的李继承连夜逃回老家，得到了自家土地即将被征用的消息，他觉得自己已经无路可退。

贴《寻人启事》让李继承与施雅东巧遇，在交锋中，李继承虽然落荒而逃，却激发出他对城市文明向往的极大热情。他开始在社区的公园里演练并教授戳脚这一传统武术，并逐渐建立起了自信心。当施雅东和儿子眼瞅着就要被人持刀伤害时，李继承靠自身功夫，顺利将行凶者制服，赢得了施雅东母子的好感。正在李继承对前途充满美好憧憬的时候，出租屋的一场大火夺去了他女友的性命，他再次陷入绝望当中。

他开始审视自己融入城市的方法和策略，无偿在公园教授广播体操和武术戏，意外发现跟自己学习武术戏的俄罗斯留学生约兰达竟是中俄混血的后裔，他们两个的祖辈竟然是曾经生活在同一个村庄上的师兄弟。

一个大雪纷飞的日子，李继承带领一群京城人回到村里，他们给乡亲们上演了一场发源于当地的武术大戏。

**咋俺最亲近的人们一进城，就都变得跟这城市一样陌生了**

李继承从“虎池”健身房出来的时候，脸拉得老长。他微侧着头，脖子梗梗着，晃动起宽阔、厚实的臂膀，像一匹健壮、俊美的高头大马横穿写字楼的大厅，连地板都被他踩得咚咚作响了。

李继承这是想把对弟弟李虎申的气，一股脑儿都撒到自己的肩膀和腿脚上来，撒到自己身上来呢。

李继承来到楼下停车场的时候，满世界的灯全亮起来了，璀璨的灯光把这暮春时节的黄昏映照得一片通明，连被风卷到犄角旮旯里去的碎纸片都被五颜六色的光浸染着，扑闪出暧昧迷离而又诡秘的光，像蹲在黑暗中的猫的眼睛。

有柔和的风轻拂到李继承的脸上来了，他抖着手从裤兜里摸出一支烟来，点上，狠狠吸了一口，这才稍稍稳住了些心神。他侧身靠在自己的捷达车上，开始用新奇的目光打量着眼前的一切。李继承心想，这城里的黄昏哪比俺们有着潴龙河的老家？在老家，太阳落到潴龙河大堤后面的时候，大平原上的树啊、庄稼啊、村落啊，都是齐着心在光影里一点点暗淡下来，最后手拉手一起悄没声儿隐没到黑暗里去的。乡下的黄昏是个让人看得见、摸得着的缓慢生长的过程，可是在这城里，在这有着几千万人口的大北京，黄昏的芽苞刚刚顶破土皮儿就被这满世界的灯光给糟蹋啦。俺们乡下的黄昏那才是真正意义上的黄昏哩！特别是在这春夏之交，黄昏那可是有温度的，是那种懒懒的、手指头滑过缎子面一样的暖。在那些让人心里发痒的黄昏，自己跟弟弟多少回肩膀并着肩膀，相挨着坐在打麦场的边儿上，两双眼睛傍在一起往大洼的深处眺望，看着太阳慢吞吞往潴龙河大堤后面滑去……唉，那样的日子再也不会有了哟！

就是在那样的一个黄昏里，李继承第一次看到了那只火狐狸。它先是从打麦场边儿上的一堆玉米秸垛里探出来半个脑袋，四下里瞅了瞅，才不紧不慢地踱着细碎的脚步走了出来。它立到了一个土岗之上，开始抖动它那一身的红毛，它身上的红毛细长而又蓬松，在向晚的漫天霞光映照下熠熠生辉。那个土岗离他和弟弟坐的地方也就十几、二十来步的样子，李继承仰望着被一团五彩云霞包裹着的那个红色的身影，目瞪口呆。他想惊呼一声，可是嘴唇像被什么东西粘牢，连个缝儿都挣不开；他想拉弟弟一把，可整个身子像被人点了死穴，动弹不得。这样好一会子之后，夕阳没入潴龙河大堤后面去了，那只火狐狸回过头来，少年李继承看到了它有些俏皮的、圆圆的黑鼻头，以及脖颈下面延伸到肚子上去的一抹雪白的长毛。它朝他眯起眼来，两个嘴角朝上扬起，嘴巴就此咧开，它在冲他微笑哩！笑过之后的火狐狸掉过头去，凌空一跃，瞬间就消失在了土岗后面。

体力在李继承身上渐渐恢复，他猛地伸出双手扳着弟弟李虎申的肩膀，用力摇晃：“小申！刚才看到那只火狐狸了没？它、它冲我笑了！”

弟弟李虎申用一双吃惊的眼睛看着哥哥，一脸的迷茫。他摇了摇头说：“我只看见一只花尾巴的喜鹊在潴龙河大堤的柳树梢上跳舞来着。”

李继承大失所望。

……弟弟就是这样，打小就与自己不在一个频道上。李继承想着，刚刚从他身体里消退出去的一些火气又不知从哪里一股脑儿涌回到身上来了，李继承的气里夹杂了太多的着急。弟弟考了两年才考进北京这所体育大学，现如今眼瞅着要上大四了，不好好学习，却跑到外面来打工，打工不耽误学业，鬼才信哩！他不知道弟弟跟那个叫什么梅朵的小女老板到底是雇佣关系呢还是朋友关系？瞅着那女孩倒也稳重、大方，可是他的心总是在半当空吊着，沉不进心窝里来。孤男寡女的，又都是年轻人，整天出双入对，你让人咋想？如果弟弟单纯是为了打工贴补些家用，那倒情有可原，可弟弟若是贪图这女孩子家的钱，跟人家逢场作戏，玩玩儿拉倒，那可是损德的事情。常言道：奸出人命，赌出贼啊！这么想着，李继承仰起脖子来看着挺立在眼前的写字楼，焦虑的目光从写字楼的半截腰里开始往高里爬，很快就找到了“虎池”的位置。李继承恍恍惚惚看见那个窗子里有两个人影在晃动，他直勾勾地盯着那两个贴得很近的人影，感觉到嗓子直个劲儿地发干。他刚才之所以没有立即离开，而是立在这里点上这支烟，是指望弟弟李虎申会追下楼来，那样自己就能跟他心平气和地好好谈谈了。可是，弟弟没有。他清楚地记得刚才自己拧身离开的时候，弟弟只是朝他扭了下头，嘴角朝上扬起来笑了笑，就接着立在舞台中央对着下面一群穿着暴露的男女们继续他的示范动作了。弟弟这是根本没把他这个哥哥放在眼里呢！李继承用力咳了咳，却没把痰咳上来，于是朝地上狠狠啐了一口唾沫，转过身子下死力拉一把车门，门没打开，却把车门把手的一头给揪了下来。他这才想起来自己忘了按遥控器了。

李继承开着他的破捷达从停车场出来，驾驶室一边儿的车门上耷拉着那个被他拽断了一头的门把手。李继承发现最近自己活得可不顺心了。前些日子赵香梅找他借5000块钱，他问她借钱干吗用，赵香梅竟然说是为了改名字的事儿给人送礼。为这事儿，两人吵了一架。李继承心里想，人名儿不就是个符号吗？你赵香梅改不改成什么赵伊蕾，还不是李家佐村最俊的闺女？再说了，你把名字改成赵伊蕾，你就能挣到大钱，就能摇身一变成了真正的北京人了？嘁！李继承心里对赵香梅改名字这事儿很不屑。不屑归不屑，等到赵香梅斜挎着小皮包，高跟鞋把地踩得笃笃响，风摆杨柳般晃荡着柔美的身段来找他拿钱，他还是痛痛快快把从银行自动取款机里取出来的5000块钱给了她。

“我早就说让你微信跟银行卡连上，多方便呀，你就是不听！这倒好，为了这么点子钱，还得让我从老远跑过来！”赵香梅没好气地从李继承手里夺过钱，狠狠白了他一眼，接着就训斥起来。

“我还是感觉钱这东西生来就是在银行那种地方出出进进的，手机上不怎么安全吧。”

“你生来就是榆木脑瓜子！”

赵香梅骂他“榆木脑瓜子”也不是一回两回了，他都没回过嘴。女人嘛，跟小孩子一样，只要顺着她，她就不会没完没了缠磨自己了。比方赵香梅曾跟他说，北京离咱老家虽说不远，可往来的火车、汽车就那么几趟，万一哪天家里有个急事儿什么的，咱想回，也回不了那么及时，不如买辆车，哪怕旧的、次的呢！于是，他二话没说，就买了眼下这辆捷达。可这会儿赵香梅又骂他“榆木脑瓜子”，他本来对她改名字这事儿就有点儿看法，加之这些天他正为弟弟李虎申去健身房打工的事着急呢，就来了气，可他狠劲儿憋着。

“人家别人怎么活，咱就怎么活，没病没灾儿，顺顺当当的就好。人不能没事儿找事儿瞎折腾。”在送赵香梅的路上，想着弟弟的事儿，李继承就有些恍惚，不知怎么就跟赵香梅冒了这么一句出来。

“李继承，你说谁瞎折腾？是不是我借你这么点儿钱，你肉疼、心疼啊？”赵香梅猛刹住脚步，气得满脸通红。

“不是啊！不是啊！”李继承连连摆手。

“我改名字是找大师看过的，我五行缺水，改了名字就顺当了。我怎么就瞎折腾了？你要怕我还不起你这5000块钱，我现在给你好了！”赵香梅说着就伸手拉自己的挎包。

“香梅，我不是那意思，不是……”李继承慌忙上前拦住赵香梅。

“请叫我赵伊蕾！我就不信我赵伊蕾一个黄花大闺女被你睡了，不值5000块钱！”赵香梅举起右手，大拇指和中指往起一捏，其他三个手指往外一散，葱白一样细长的手指摆了个兰花指出来。兰花指滑过李继承的鼻尖，又在他眼皮子底下晃了两晃，啷一下变作一指禅，狠狠戳了李继承脑门儿一下。

等李继承醒过闷儿来，赵香梅已经朝着花月街的方向走远了。

赵香梅这一走，连着好几天都没有音信，打电话不接，发微信不回。李继承不愿想这些事儿，想起来心里就不痛快。

从辅路到四环路的入口也就三五分钟的时间，李继承嘴里又衔上了一支烟卷，丝丝缕缕的烟雾笼严了他半眯起来的眼睛。不知是车里闷还是心烦意乱的原因，李继承刚坐进车里没多大会儿，就憋出来一脑门子的热汗。他伸手摇下驾驶室这边的车窗玻璃，打算透透气，一股巨大的声浪从车窗口汹涌着扑入车内，李继承瞬间就被《走进新时代》那高亢、激昂的旋律所吞没，车窗边一面大旗呼啦啦闪过，唬得他一怔，下意识地踩了一脚刹车。那面大旗高擎在一个五六十岁的、身材娇小的老太太手上，她眼睛盯着前方，目不斜视，一脸的庄重、肃穆。紧随其后，是长龙一样的队伍，一水儿的红色长袖T恤，T恤背上书写着“土城区健走队”六个醒目的大字。李继承偷眼看着一张又一张年老或年轻的脸庞从车窗边闪过，他以为有人会朝车子里瞥上他一眼，然而紧贴着他的车走过去的每一个人都目光坚定，旁若无人，这让李继承有些失落，他慢慢摇上了车窗。

捷达车被夹停在健走队伍当中，像泊在潴龙河湾里的一条破船。把抽完的那支烟的烟屁股按灭在车上的烟灰缸内，李继承双手握着方向盘，紧蹙着眉头盼望着健走的队伍快些过去。

好容易挨到看见队伍的尾巴了，李继承驱车缓缓跟进，走在健走队伍最后面的是个六十开外的老头，他塌着腰，踢踏着细碎的脚步，走得飞快。李继承终于看到四环入口了，他打了转向，在那老头离捷达车三米开外的时候，已经烦躁无比的李继承一轰油门，车子冲向四环入口的瞬间，李继承听见从车尾处传来“砰”的一声闷响。他望了望后视镜，啥也没看到，扭过头又见车前不远处那个走在健走队伍后头的老头停了下来，正仰着脖子望向这边。车子拐入四环，李继承又朝后视镜瞥了一眼，他看见那老头正跑向车后的入口，他模模糊糊看见一个孩子趴伏在地上。我撞着人了！李继承脑袋里“嗡”的一声，吓出来一身冷汗。他感到全身像被人一下子抽去了筋骨，瘫软无力。后面的车不耐烦地按开了喇叭，李继承右脚点在油门上，慢慢往深里踩，捷达车开始提速，最后飞一样汇入四环路左车道宏大的车流中去了。

（摘自《农村青年李继承的城市生活》关仁山、杨健棣著，作家出版社2019年5月出版）

# 《天鹅之恋》（文摘）

□王　伶

王幸运踏上“天鹅号”旅游列车的时候，这座城市还沉睡在黑夜中。

黑夜像罪恶一样浓，

罪恶像黑夜一样黑。

王幸运坐在窗前，望着城市边缘的苍茫之色，想起中学时读到的两句诗。谁写的，记不清了。他惊讶，黑夜怎么会与罪恶有关呢？现在似有所悟，那些噩梦总是出没于黑夜，那些凶手总是在夜幕的遮掩下杀人，那些赌徒嫖客总是在夜间厮杀作乐，这，难道还不能说明问题吗？在王幸运的前半生中，黑夜一直像个巨大的漩涡在等待他的坠入。因为惧怕黑夜，王幸运选择了一种拒绝的态度——失眠。只是这惟一可抵挡的武器随着时光的推移，正日益失去威力，变得毫无意义。

失眠久了，王幸运就觉得失眠不如长眠。

布拉克苏草原自然是个好去处。那儿是天鹅的故乡，也是他的故乡，他的可怜的母亲埋在那儿，两个残疾哥哥也还在那里生活。王幸运打算最后再看一眼故土和两个哥哥，给一笔钱，就此了断。出门前他仓惶又从容，身上有一张信用卡，号码箱里有一套西装。此外，还有一件秘密武器藏在皮鞋底层，那是一把锋利无比的手术刀，跟随他很多年了。

列车到达白天鹅度假村是黄昏。

草原的八月有了凉意，天空格外高远，透出浅浅的冰蓝。地上的草不那么嫩了，苍绿，绿得有深度；各色野花经过一个夏季的努力绽放，姿态上也有了懈的意思，这很像表演了很久的一位美人，终于疲惫，厌倦，要匆匆离去。三五只天鹅走来走去，很寂寞，沿着蜿蜒的河道长吟，却不肯放下架子，与麻雀为伍；芦花飘啊飘，追逐着阳光下苍白的影子，像梦游者不知要去哪里。

寂寞，使草原呈现伤怀之美，典雅之美，亘古不变的永恒之美。初秋的草原，不那么年轻的草原，最是落寞的人独自漫游的地方。秋天，一切都像成熟的种子那样落下沉甸甸的无声的句号。秋天之后是冬天，那些没有收获的衰老的生命该为自己掘墓了。王幸运看到这番景象时，目光有些潮润，心里是久久的依恋。其实那轻生的每一个人都不是因为憎恨这个世界而离去，相反却是对这个世界爱得过深——他们无力从自己绝望的爱中摆脱出来，更无法叫自己不再迷途，所以只好了断。

王幸运来到服务总台。他想包一个豪华套间，明天把哥哥们接来，小聚一番，再作告别。人生本该如此，过去他把它看得神圣了，一直持小心翼翼、认真负责的态度。他从不穿超过百元的衣服，出门开会考察也都住的是便宜招待所，吃饭只要有馒头咸菜白开水就行了。他真是个苦出身的人，一摆排场就痛不欲生——当然除却请女名人吃饭。

总台的小姐穿着雪白的套裙，笑得不冷不热，看上去比天鹅还要尊贵。但细看就知道是小地方的女孩，妆有些艳俗。女孩操着地方普通话对王幸运说：“这位大哥，这可不是乡下，那靠湖的‘天鹅居’一晚上啥价钱你知道不？”王幸运扶了一下银边眼镜，说：“开。”女孩不动，打量他。女孩看着王幸运的脸时，其实视线已悄悄溜到他背上，这个男人咋看咋不对劲。女孩忍不住笑了，说：“大哥，你等等。”说完走开了。不一会儿，经理来了。红脸膛子的哈萨克族经理伸出毛茸茸的大手，要王幸运的身份证，问他做啥工作。王幸运说自己是美容医生，经理的小胡子便翘起了幽默的笑，顺手拍了一把他的背，说：“兄弟，你这一疙瘩，装的是金子吧？”王幸运并不介意人家的一针见血，他把牡丹卡在大理石台面上那么一拍，眼睛看着一边说：“就要‘天鹅居’。”

有一句话叫作：人不可貌相，海水不可斗量。如今这世界奇妙就奇妙在，坏人比好人富，丑角比漂亮人吃香。经理从王幸运不屑的目光里感觉到他的不同寻常，于是毛手一挥：“开房！”

王幸运就住进了“天鹅居”。

坐了一夜火车，王幸运要先冲个澡，再去吃饭。经过雾气腾腾的大镜子时，他站住了。据说出浴的男女都有展览自己身体的欲求，的确，如果有雅兴，让自己或别人欣赏一下美妙的裸体不失为一件乐事。作为美容医生，王幸运觉得人一辈子无时无刻不在遮掩自己，这其实很不合乎人性，即便你穿戴了最华美的衣饰，体现着人类至高的文明方式。遗憾的是，王幸运这辈子恐怕永远也不能像那些体格健美的男人那样，在沙滩在泳池在各种竞技场以及床上，随心所欲地向世界向女人展示美，证明美了。此刻他站在这里，站在华丽的“天鹅居”，让视线一点点游过他的身体，觉得自己一丝不挂、暴露无遗的做法简直就是自欺欺人。王幸运已经很久没有这样关照过自己了，他意外地发现他的脊背又弯曲了一些，摸上去很硬，脖子缩着，呆头呆脑；小腹也难看地撑出一面皮鼓，一拍“嘭嘭”有声。两只眼睛混浊无光，耷拉的嘴角显出木讷的表情。这就是30多年前那个一心想当演员的英俊少年吗？王幸运真想大哭一场，可是眼睛干干的、涩涩的，连泪水都流不出来了。最后，王幸运向大镜子投以自嘲的苦笑。

即使在今天，如果单从王幸运的某些部位看，我们也不能不承认他确实与我们这个国度所推崇的那一类美男比较接近——国字脸型宽脑瓜，浓眉大眼白皮肤。他的肩又宽又直，天生一副为女人哭泣时准备的男子汉的肩；他胳膊腿修长健美，动作起来协调有力；一双手就不用说了，那是钢琴家的手，不粗不细，匀称有致，富有弹性。难得的是，他的头发不用烫，自然地在额上翻着优美的波浪。除此，他还具备小白脸们所不具备的一些优点，比如他表情庄重，微笑时皱纹分布合理；略微近视，配上高档的银边眼镜，甚至有几分风流；声音低沉沙哑，沙哑得恰到好处，充满磁性。用那些刻薄的女名人的话说吧，这么英俊又优秀的男人，大多数女人活了一辈子，也未必碰得着；碰着了也晚了，比如她们。所以说，那个叫卡佳的俄罗斯娘儿们能嫁给王幸运，是三生有幸！

可惜，罗锅儿了。

王幸运是个罗锅儿，身高一米六八。别以为是罗锅儿，你就要把他轻易地划入弱势群体。王幸运是这座城市最优秀的民营企业家，说企业家其实不确切，因为他还是这座城市最出色的整形美容外科专家。此外还有一串头衔，比如市政协委员、残联主席、全国自强不息先进个人，等等。不少有志之士看到衣冠楚楚的王罗锅儿在电视上被领导人接见，在酒店的旋转门前迎接小鸟一样活泼可爱的女记者女主持人，他们甚至遗憾万分，自己干嘛那么健康呢？倘使缺点什么（当然万万不可缺脑子），那么今天拥有金钱拥有美女的可能就是他们，而不是王罗锅儿王幸运了。王幸运的成功是因为王幸运残缺，王幸运的残缺使王幸运幸运！这座城市追求浪漫而苦于钱少的青年男子全在嫉妒王幸运。他们其实不知道，王幸运正在走入自己制造的陷阱。事业的成功给他带来了物质财富，带来了政治荣誉，但却并未改变他荒凉的精神处境。王幸运是这个世界上最最孤独的人。

因为孤独，常常请客。

在此之前的三年中，五星级的环球酒店桃源厅几乎成为王幸运私人聚会的地方。如果有一群人围在圆桌旁吃饭，乍一看，那陡然凹下的一处，像被掐了半截的蒜苗。那半截蒜苗就是王幸运。幸运先生喜欢请名人，尤其是年轻漂亮的女名人。当今请女名人吃饭是一种时尚，一种荣耀——因为不仅仅是靠钱能请来的，靠的是身份。王幸运是个有身份的人，是个豪爽又大方的人，是个热爱妇女并以拯救妇女为己任的人，是个深受广大妇女同志爱戴的人。女名人吃饭，吃的是情调，是品位。王幸运通常都要点一些清淡可口的粤菜，几碟甜点，一瓶洋酒，然后支起下巴，微蹙着眉，审视女名人精彩的吃相。看漂亮女人吃饭真是享受。这些女人平常把自己摆得像花瓶，又精致又高贵，可是到了王幸运这儿，就全没了架子，成了一个个憨态可掬的土陶，抽烟喝酒骂娘，讲荤段子，很放得开。女名人几乎有一个共同特点，讨厌婚姻。她们公开叫嚣，坚决打破老公终身制，实行小白脸股份制，引入先生竞争制，推行情人合作制，实行靓仔轮值制，执行择优录取淘汰制，外加红杏出墙合法制。她们对婚姻的深仇大恨给了王幸运一种信号，成为王幸运长久以来蠢蠢欲动、饥渴难捺的理由。王幸运跟这个时代的众多中年男性一样，渴望遭遇一场激情。

席间曾有好事者问：“王院长，您背上的家伙咋整的？先天的吗？”也有女记者摆出深沉的样子，追究那独峰一秀的来由。王幸运拒绝回答。后来问的人多了，王幸运才说是在他16岁那年的一起交通事故中落下的，为救一个女孩。自此，王幸运背上的“山”笼上了耀目的光环，成为记者笔下一个象征性的东西加以提升。王幸运这些年的“火”与新闻媒体很有关系，新闻是个枯燥的活儿，记者的合理想象，夸大其词，可能是对这个一成不变的职业的反叛，或者说被逼无奈。王幸运一般来说是个诚实的人，但有时不得不迎合。他想，凡著名人物也许就该比常人多一些隐私和曲折？

幸运先生这么善良、崇高、不幸，又这么热衷于与女性交往，被一些搞艺术的同性朋友看在眼里。据知情者透露，王幸运和妻子卡佳分居好些年了，是那俄罗斯娘儿们有了外遇。从这个意义上说，王幸运就更加悲惨了。像他这样的男人，怎么就不能有一半个女人？大家决定一起来帮助这位好人。酒桌上，音乐家首先劝王幸运痛下决心，把脊背上的“山”平了——古时候愚公能带着子子孙孙把一座巨大的石山背走，王幸运怎么不能用无所不能的钞票把一座小小的肉山“搬”掉呢？何况他吃的就是这碗饭，应该讲究个形象。然而，王幸运似乎不急于改变现状，在这个问题上他显得很有原则。

第一，这座颇为壮观的“山”不是人人都有运气背上的，那是一段特殊岁月的积蓄，那是他生命曾经的付出。纵然把它“搬”了走，最终也不能搬走压在他心上的那团黑影。相反，背着它，走在这个时代的街道上，他常常能看见另一个遥远的时代，一个挥之不去的飞翔的梦。

还有一个原因，一个很重要的原因。王幸运始终把这座“山”，当作生活对他的考验。他要看看究竟是这座“山”强大，还是他强大，是不是这座“山”真的把优秀男人应该得到的幸福，隔挡到了他的生命之外？

显然，王幸运并没有得到一个满意答案。

王幸运跑到天鹅湖来了。

以前每次生出那个坏念头时，他总是以各种理由说服自己。比如作为残疾人，他残得不轻不重，无碍大局，既能娶妻生子，又可眼观六路，耳听八方，任意行走。运气又绝对超过一般人，还有钱。党和人民给了他这么多荣誉和财富，他有什么理由不珍惜生命？可现在他觉得这些理由都不重要了，重要的是他对生活已彻底丧失热情，他活着已没有一丝一毫的幸福感。他今天来到这个具有特殊意义的地方，是多年挣扎的一个结果，一个不可逆转的结果。如果精力允许，他准备形成文字性的东西，对自己的半生作一次全面总结，以便为后人留下点什么。小说、电视中的主人公临终前都是这样的……

（摘自《天鹅之恋》王伶著，作家出版社2019年4月出版）